

· 译 序 ·

—

一八三四年，巴尔扎克三十五岁，他已有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了。十二年前，他就开始发表作品，但署名巴尔扎克是五年前的事，三年前他又改为德·巴尔扎克。同样，他创作的题材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有历史小品、婚姻随笔、哲学论文，以及描写感情生活和剖析社会的中长篇小说。于是他开始寻求统一的模式，把所有内容都包容进去，使书中的人物在多部作品里反复出现，哪怕提示、影射一下也好。一八三三年，他的理想终于变成事实，所有的书组成了一本大书，即《人间喜剧》，许多人物都贯穿于这本书的始终。这里要说的是，巴尔扎克用来系统地作这番尝试的第一部小说，便是《高老头》。

一八三四年九月，巴尔扎克完成《绝对之探求》创作之后，精疲力竭，出发到图尔纳散散心。九月二十八日，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他只需几天时间便可完成《高老头》，并说这部小说比《欧也妮·葛朗台》更精彩。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于十月十八日给韩斯卡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开始写《高老头》，并补充说道：“《高老头》将使您大出所料，这是一部杰作。我描绘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感情，什么也不能使这种感情有所减弱；轻侮、伤害、不公正都对它无损，这个人有着神圣的父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数天之后，他对印刷商埃弗哈宣称，《高老头》是他手中一部“堪与《欧也妮·葛朗台》媲美”的小说。直到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巴尔扎克终于

松了一口气，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另一封信中说：“今天，《高老头》竣工了。”作者花了整整四个月的艰辛劳动才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而不是最初说的“几天”。

二

本书讲述一个名叫拉斯蒂涅克的年轻人的故事。他只身来到巴黎攻读法律，住在一家简陋的包伙公寓里，在那里，他先后认识了神秘人物伏脱冷、年轻孤女维克多莉娜、退休面粉商高里奥等人。此外，他又借助表姐鲍赛昂夫人的关系，钻进了巴黎的上流社会，并结识了两贵妇人，即高里奥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贵族雷斯托，另一个嫁给了银行家纽沁根。高里奥把全部感情都寄托在这两个女儿身上，心甘情愿让她们榨干了毕生心血。伏脱冷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他开导拉斯蒂涅克说，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角斗场，金钱能主宰一切，因此，他建议拉斯蒂涅克想方设法暗杀维克多莉娜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的财产继承人，再娶她为妻。年轻人听了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他宁愿依靠贵妇人发家致富，经过努力，终于成了纽沁根夫人的情人。伏脱冷原来是个越狱的苦役犯，被捕了。高里奥两个女儿的婚外恋，先后被她们的丈夫发觉，她们被迫去向父亲乞讨最后一个子儿，竟当着他的面争吵起来，丑态毕露。高老头又气又急，得了中风，卧床不起，几天后就悲惨地死去。临终时，两个女儿都没去看望他，只有拉斯蒂涅克和他的朋友医科大学生皮安训守候在他身旁。从此，拉斯蒂涅克完成了巴黎社会的启蒙教育，大彻大悟，发誓要向那个充满邪恶的社会挑战，比个高低。

说到这部小说的素材，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九年在《古玩商店》一书的序文中说：“作为原型的事件是够可怕的，即使残忍的人也难以做得如此之绝；可怜的老父生命在垂危之中，喊叫了二十小时想喝口水，但没有人去照应他。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参加舞会，另

一个在看戏，虽说她们明明知道父亲的病情，但就是不管他。这件真实的事情真令人难以置信。”巴尔扎克强调这个故事的原型“确有其事”，究竟是取材于花边新闻还是亲耳所闻，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知道他于一八一七年或一八一八年在纪尧内—迈尔维勒律师家做文书时，曾知道社会上发生过这样一幕惨剧。自一八三〇年起，他本人也确曾寄居在一个老面粉商家中。这个面粉商是否就是高老头的原型呢？巴尔扎克没有留下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文字记载。

至于拉斯蒂涅克，我们可以设想作者是受到《红与黑》中年轻野心家于连·索黑尔的启发，因为他是非常推崇这部作品的。巴尔扎克对伏脱冷这个形象也有其根据。他在一八四六年说过：“我可以向您肯定，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存在的。他既伟大又可怕，是个活生生的伏脱冷。他是一个邪恶的天才，无处不在使坏。”有人猜测伏脱冷的原型是维多克，一个囚犯，在复辟时期曾领导过保安部门工作。他写的《回忆录》对巴尔扎克产生过影响。

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巴尔扎克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是受到莎士比亚剧作的影响的。

莎士比亚是巴尔扎克心目中的巨人。他在本书的开始便效仿莎士比亚的口气，写了 All is true（英文，都是真实的）。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署名虽是弗利克斯·达文，但肯定经过巴尔扎克过目并修改过的），在谈到把文学作品当成社会的一面镜子时，作者说道：“往昔，莎士比亚也同样追求这样的（指《高老头》）戏剧效果。”再说，巴尔扎克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无疑从《李尔王》汲取了养料。李尔王也有两个女儿，曾倾囊为她俩备置嫁妆。但她们分别在其丈夫的胁迫下，还想方设法盘剥他，以至她们之间彼此嫉妒，彼此憎恨。失明的父亲心里虽有气，但仍然爱她们，最后终于被她们逼疯了，在贫困中死去。这与《高老头》的主要情节有很多相似之处了。

环境和氛围也是有源可溯的。巴黎市民的膳食公寓，巴尔扎克至少熟悉其中的一家，即维蒙公寓。那里曾住着一位名叫伏盖的小

姐，她家是巴尔扎克的世交。巴尔扎克也在这家公寓里用过餐，当时这类公寓除了供应宿客的伙食外，亦接待外来客用餐。有史料介绍，巴尔扎克对当时的这类膳食公寓的描述是非常真实和准确的。

三

现在具体谈谈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开头已经介绍过了，《高老头》是巴尔扎克尝试把人物反复出现在多部作品里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喜剧》在这部小说里初露端倪。不过，高老头却是第一次出现的主人公。作者在他的提纲里写着：“一个老实人——市民公寓——六百法郎年金——被两个女儿榨干油水，她们分别有五万法郎的年金——像一条狗一样死去。”

巴尔扎克先后曾描述过十来种父爱之情，如葛朗台冷酷的父爱，《幽谷百合》中的莫瑟夫几乎丧失的父爱。然而在一八四五年左右，当巴尔扎克回顾了他的作品里的种种父爱之情时，他把高老头的父爱说成是“本能的、带有情欲和病态的”。这个人物正是由于其多层次的性格而显得特别丰满，所以能成为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国家的典型文学形象。

高老头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即他确实如巴尔扎克所说，是一个由本能驱使的人。他笨头笨脑地来到伏盖公寓时，伏盖太太觉得他是一头“身体结实的牲口”。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感情都以盲目的虔诚态度施加在他的女儿身上；他对她俩的感情，他自己也认为几乎带有动物性的：“我喜爱拖她们上路的马，我愿意变成偎依在她们膝上的小狗。”这种本能力量又调动了“带有情欲的父爱”，于是，他对女儿的感情中，一切都是反常的、过分的。然而，这种情欲最终却给卑贱的面粉商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高老头临终时，在病榻上，终于发出悲叹，道出了真情：他的两个女儿从未爱过他。老头忏悔了，自己也成了情欲的牺牲品。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克在小说中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他

不仅是书中的一个角色，同时也是一个观察者和见证人。可以说，他是作者本人的影子。先从家庭背景来看。巴尔扎克也有两个妹妹，萝尔和阿加特；如同拉斯蒂涅克，巴尔扎克也少年贫穷，是全家的希望所在。他自幼就心怀大志，初到巴黎也是学法律的。他也生性敏感、善良，最后完成了巴黎的启蒙教育，踏上了征服巴黎的征途。

小说本身就是拉斯蒂涅克认识社会及处世诀窍和准则的过程。他初到巴黎是一个单纯善良的青年，但不久便发现，在“巴黎文明的战场上”，他需要更有力的武器。投降与反抗经过多次较量之后，他终于选择了一条在他看来是最有把握的道路：高攀一位贵妇。后来，高老头入土完成了他的人格，人间的自私、无情和虚伪使他淌干了最后一滴眼泪，从此，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他向上爬了。

总的说，拉斯蒂涅克是用行动往上爬的人，而高老头则是在忍受中解体的人。

伏脱冷亦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拉斯蒂涅克不同，在小说开始之际已经定型，只是随着情节展开进一步暴露罢了。他与拉斯蒂涅克的谈话成了我们认识这个神秘人物的钥匙。他认为世界是丑陋的，社会是腐朽的，人间是可憎的，因而，反叛是合情合理的。他本人的欲望就是找到一个弟子，造就他，让他向社会开战。“啊！”他对欧也纳说道，“倘若您愿意做我的学生，我将使您得到一切。”伏脱冷超越一切社会准则，置“善”“恶”于不顾，他是罪恶精灵，魔鬼天使。

巴尔扎克在晚年曾说伏脱冷的原型取之于一个叫维多克的人。他是囚犯，复辟时期当过保安局头子；他强壮、孔武有力、精通各种武器、粗俗、喜欢开玩笑，这些特征在伏脱冷身上都得到体现。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就是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付梓前四个月，在别人的陪同下曾和这个维多克共餐过。然而，维多克毕竟不是伏脱冷，在《高老头》中倒更像逮捕伏脱冷的警察头子贡杜罗，而且在作者手稿上，这个警察头子原先的名字就叫维多克。在《交际花盛衰

记》中的伏脱冷倒具有维多克更多的特征。

说到底，伏脱冷多少也有点儿巴尔扎克本人的影子，如伏脱冷野心勃勃，蔑视法律和庸人；对年轻人善于说教，对女人总爱另眼相看。特别是，他有坚强的意志，幻想得到权力，既爱享乐又要当强者，这些不都有点像作者本人么。

上述三人物成了全书的主线。最初出场的是高老头，但他的悲剧需要一个见证人，即拉斯蒂涅克。读者是通过拉的眼睛了解全部故事的。高老头后来欣然把女儿苔尔费纳送给拉做情妇，开始在精神上把年轻人看成是自己的儿子，称他为“我的孩子”，拉则称高为“我的高里奥爸爸”。但应该说，真正对拉完成理性化教育的则是伏脱冷。作者也是借助伏脱冷之口，说出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许多充满哲理的见解。他爱拉，处处保护他，称他为“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但同时教唆他干坏事，甚至教他用暗杀方法，让维克多莉娜取得遗产，然后再娶她为妻。有趣的是，拉斯蒂涅克高出其师一筹，他不像伏脱冷从“外部强攻”，而是更狡猾更精细，他渗透进上流社会，从内部进攻，从而征服它。这里又再现了巴尔扎克的影子：巴尔扎克在生前也是不遗余力想进入上流社会的每个沙龙，装得像公子哥儿，以征服贵妇人为荣。他一面玩弄、利用社会，一面却用手中的笔写出了《人间喜剧》，对社会作出了最严厉的控诉。

四

这部小说不长，却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受各国读者喜爱，历久不衰，因此在艺术上必然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和独到之处。

首先，小说讲究章法，情节安排十分经济。作者称之为“亮相”的阶段，仅仅发生在两天之内。从舞会归来的拉斯蒂涅克，高老头和伏脱冷的夜间活动，以及住客门在用餐时生动而有趣的谈话，都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第二天介绍了欧也纳如何挤入上流社会，最

初在雷斯托伯爵夫人处受窘，以及后来他拜访鲍赛昂子爵夫人时的情景。

第二阶段节奏要慢些，用了两个月。这期间，欧也纳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他一心想征服纽沁根夫人，但在伏脱冷的“开导”下，维克多莉娜的百万法郎对他也具有诱惑力。这时，第三阶段，也就是全书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阶段开始了。在一个礼拜之中，事件迭起。首先，米肖诺和布瓦雷伙同贡杜罗设下陷阱，伏脱冷只等塔勒费的儿子自投罗网。次日，先传出塔勒费儿子的死讯，接着是伏脱冷中风，后是老囚犯被捕。喧闹的一天过后，到了晚上，欧也纳由高老头领着去了他的新寓所。第三天，欧也纳成功地为苔尔费纳搞到一张去鲍赛昂夫人人家作客的请帖。又过一天，老头的两个女儿先后来看他，父女相见的场面十分悲惨，他痛不欲生，三天后就断了气。年轻的拉斯蒂涅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巴黎社会的启蒙教育，为作者的另一部新的小说作了充分的铺垫。

这部小说的戏剧效果十分明显。巴尔扎克先是把人物、环境烘托出来，然后再酝酿事件，逐渐铺开，最后爆发，再骤然收场。其中有一根线牵连了所有的场景，为它安排了先后顺序，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这就是拉斯蒂涅克。同时，高老头的情欲与鲍赛昂夫人的悲剧又给伏脱冷的说教作了修饰和补充。

从《高老头》的结构、章法和节律看，这部小说酷似悲剧，至少具有很浓烈的悲剧效果。

从小说的主要内容看，我们很难说《高老头》是一部描述父爱的小说还是一部说教的小说。作者取名为《高老头》是因为他是三个主人公（另两个是拉斯蒂涅克和伏脱冷）中唯一与本书同时结束的一个，而其他两人的生命还要延续，出现在其他新作品中。其实，这是一本通过父爱说教的小说，结果是，拉斯蒂涅克总结了两个精神上的父亲——高老头和伏脱冷的教训和经验，完成了巴黎社会的启蒙教育，脱颖而出，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单枪匹马向巴黎社会挑战了。

读者亦可把《高老头》看成是一部心理小说，因为该书出现的众多女人的个性非常鲜明，心理变化也非常真实；又可把它看成是一部“黑色小说”，因为有伏脱冷冷酷的性格，他的被捕和他的罪行作背景；通过作者对伏盖公寓及其宿客的详尽描述，还可把它看成是一部市民化的现实主义小说；高里奥的命运及其悲剧意义，又使我们最终可把此书归纳为哲理性小说。总之，读者无论把该书归纳为哪一类小说，都有一定根据，足见其内容之丰富，蕴义之深远了。

巴尔扎克本人是意识到这部小说出版后的真正价值的。一八四三年版本上的题赠便是一例。以往，他对每本书的题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例如把音乐氛围很浓的小说《朗热夫人》赠予大音乐家李斯特；把色彩很浓的小说《金色眼睛的姑娘》赠予大画家德拉克瓦；把隐喻小说与人之间关系的《驴皮记》赠予雨果。最初，他曾想把《高老头》赠给文学圈子里的人，如夏多布里盎，但最终还是把它献给了一位科学家，即热奥芙罗依·圣意莱尔。这个变化表明，巴尔扎克意在超越作品的纯文学观念，使小说亦能成为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进行科学分析的文字记录。

一九九三年五月

· 译 序 ·

—

一八三四年，巴尔扎克三十五岁，他已有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了。十二年前，他就开始发表作品，但署名巴尔扎克是五年前的事，三年前他又改为德·巴尔扎克。同样，他创作的题材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有历史小品、婚姻随笔、哲学论文，以及描写感情生活和剖析社会的中长篇小说。于是他开始寻求统一的模式，把所有内容都包容进去，使书中的人物在多部作品里反复出现，哪怕提示、影射一下也好。一八三三年，他的理想终于变成事实，所有的书组成了一本大书，即《人间喜剧》，许多人物都贯穿于这本书的始终。这里要说的是，巴尔扎克用来系统地作这番尝试的第一部小说，便是《高老头》。

一八三四年九月，巴尔扎克完成《绝对之探求》创作之后，精疲力竭，出发到图尔纳散散心。九月二十八日，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他只需几天时间便可完成《高老头》，并说这部小说比《欧也妮·葛朗台》更精彩。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于十月十八日给韩斯卡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开始写《高老头》，并补充说道：“《高老头》将使您大出所料，这是一部杰作。我描绘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感情，什么也不能使这种感情有所减弱；轻侮、伤害、不公正都对它无损，这个人有着神圣的父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数天之后，他对印刷商埃弗哈宣称，《高老头》是他手中一部“堪与《欧也妮·葛朗台》媲美”的小说。直到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巴尔扎克终于

松了一口气，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另一封信中说：“今天，《高老头》竣工了。”作者花了整整四个月的艰辛劳动才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而不是最初说的“几天”。

二

本书讲述一个名叫拉斯蒂涅克的年轻人的故事。他只身来到巴黎攻读法律，住在一家简陋的包伙公寓里，在那里，他先后认识了神秘人物伏脱冷、年轻孤女维克多莉娜、退休面粉商高里奥等人。此外，他又借助表姐鲍赛昂夫人的关系，钻进了巴黎的上流社会，并结识了两贵妇人，即高里奥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贵族雷斯托，另一个嫁给了银行家纽沁根。高里奥把全部感情都寄托在这两个女儿身上，心甘情愿让她们榨干了毕生心血。伏脱冷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他开导拉斯蒂涅克说，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角斗场，金钱能主宰一切，因此，他建议拉斯蒂涅克想方设法暗杀维克多莉娜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的财产继承人，再娶她为妻。年轻人听了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他宁愿依靠贵妇人发家致富，经过努力，终于成了纽沁根夫人的情人。伏脱冷原来是个越狱的苦役犯，被捕了。高里奥两个女儿的婚外恋，先后被她们的丈夫发觉，她们被迫去向父亲乞讨最后一个子儿，竟当着他的面争吵起来，丑态毕露。高老头又气又急，得了中风，卧床不起，几天后就悲惨地死去。临终时，两个女儿都没去看望他，只有拉斯蒂涅克和他的朋友医科大学生皮安训守候在他身旁。从此，拉斯蒂涅克完成了巴黎社会的启蒙教育，大彻大悟，发誓要向那个充满邪恶的社会挑战，比个高低。

说到这部小说的素材，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九年在《古玩商店》一书的序文中说：“作为原型的事件是够可怕的，即使残忍的人也难以做得如此之绝；可怜的老父生命在垂危之中，喊叫了二十小时想喝口水，但没有人去照应他。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参加舞会，另

一个在看戏，虽说她们明明知道父亲的病情，但就是不管他。这件真实的事情真令人难以置信。”巴尔扎克强调这个故事的原型“确有其事”，究竟是取材于花边新闻还是亲耳所闻，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知道他于一八一七年或一八一八年在纪尧内—迈尔维勒律师家做文书时，曾知道社会上发生过这样一幕惨剧。自一八三〇年起，他本人也确曾寄居在一个老面粉商家中。这个面粉商是否就是高老头的原型呢？巴尔扎克没有留下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文字记载。

至于拉斯蒂涅克，我们可以设想作者是受到《红与黑》中年轻野心家于连·索黑尔的启发，因为他是非常推崇这部作品的。巴尔扎克对伏脱冷这个形象也有其根据。他在一八四六年说过：“我可以向您肯定，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存在的。他既伟大又可怕，是个活生生的伏脱冷。他是一个邪恶的天才，无处不在使坏。”有人猜测伏脱冷的原型是维多克，一个囚犯，在复辟时期曾领导过保安部门工作。他写的《回忆录》对巴尔扎克产生过影响。

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巴尔扎克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是受到莎士比亚剧作的影响的。

莎士比亚是巴尔扎克心目中的巨人。他在本书的开始便效仿莎士比亚的口气，写了 All is true（英文，都是真实的）。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署名虽是弗利克斯·达文，但肯定经过巴尔扎克过目并修改过的），在谈到把文学作品当成社会的一面镜子时，作者说道：“往昔，莎士比亚也同样追求这样的（指《高老头》）戏剧效果。”再说，巴尔扎克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无疑从《李尔王》汲取了养料。李尔王也有两个女儿，曾倾囊为她俩备置嫁妆。但她们分别在其丈夫的胁迫下，还想方设法盘剥他，以至她们之间彼此嫉妒，彼此憎恨。失明的父亲心里虽有气，但仍然爱她们，最后终于被她们逼疯了，在贫困中死去。这与《高老头》的主要情节有很多相似之处了。

环境和氛围也是有源可溯的。巴黎市民的膳食公寓，巴尔扎克至少熟悉其中的一家，即维蒙公寓。那里曾住着一位名叫伏盖的小

姐，她家是巴尔扎克的世交。巴尔扎克也在这家公寓里用过餐，当时这类公寓除了供应宿客的伙食外，亦接待外来客用餐。有史料介绍，巴尔扎克对当时的这类膳食公寓的描述是非常真实和准确的。

三

现在具体谈谈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开头已经介绍过了，《高老头》是巴尔扎克尝试把人物反复出现在多部作品里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喜剧》在这部小说里初露端倪。不过，高老头却是第一次出现的主人公。作者在他的提纲里写着：“一个老实人——市民公寓——六百法郎年金——被两个女儿榨干油水，她们分别有五万法郎的年金——像一条狗一样死去。”

巴尔扎克先后曾描述过十来种父爱之情，如葛朗台冷酷的父爱，《幽谷百合》中的莫瑟夫几乎丧失的父爱。然而在一八四五年左右，当巴尔扎克回顾了他的作品里的种种父爱之情时，他把高老头的父爱说成是“本能的、带有情欲和病态的”。这个人物正是由于其多层次的性格而显得特别丰满，所以能成为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国家的典型文学形象。

高老头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即他确实如巴尔扎克所说，是一个由本能驱使的人。他笨头笨脑地来到伏盖公寓时，伏盖太太觉得他是一头“身体结实的牲口”。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感情都以盲目的虔诚态度施加在他的女儿身上；他对她俩的感情，他自己也认为几乎带有动物性的：“我喜爱拖她们上路的马，我愿意变成偎依在她们膝上的小狗。”这种本能力量又调动了“带有情欲的父爱”，于是，他对女儿的感情中，一切都是反常的、过分的。然而，这种情欲最终却给卑贱的面粉商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高老头临终时，在病榻上，终于发出悲叹，道出了真情：他的两个女儿从未爱过他。老头忏悔了，自己也成了情欲的牺牲品。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克在小说中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他

不仅是书中的一个角色，同时也是一个观察者和见证人。可以说，他是作者本人的影子。先从家庭背景来看。巴尔扎克也有两个妹妹，萝尔和阿加特；如同拉斯蒂涅克，巴尔扎克也少年贫穷，是全家的希望所在。他自幼就心怀大志，初到巴黎也是学法律的。他也生性敏感、善良，最后完成了巴黎的启蒙教育，踏上了征服巴黎的征途。

小说本身就是拉斯蒂涅克认识社会及处世诀窍和准则的过程。他初到巴黎是一个单纯善良的青年，但不久便发现，在“巴黎文明的战场上”，他需要更有力的武器。投降与反抗经过多次较量之后，他终于选择了一条在他看来是最有把握的道路：高攀一位贵妇。后来，高老头入土完成了他的人格，人间的自私、无情和虚伪使他淌干了最后一滴眼泪，从此，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他向上爬了。

总的说，拉斯蒂涅克是用行动往上爬的人，而高老头则是在忍受中解体的人。

伏脱冷亦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拉斯蒂涅克不同，在小说开始之际已经定型，只是随着情节展开进一步暴露罢了。他与拉斯蒂涅克的谈话成了我们认识这个神秘人物的钥匙。他认为世界是丑陋的，社会是腐朽的，人间是可憎的，因而，反叛是合情合理的。他本人的欲望就是找到一个弟子，造就他，让他向社会开战。“啊！”他对欧也纳说道，“倘若您愿意做我的学生，我将使您得到一切。”伏脱冷超越一切社会准则，置“善”“恶”于不顾，他是罪恶精灵，魔鬼天使。

巴尔扎克在晚年曾说伏脱冷的原型取之于一个叫维多克的人。他是囚犯，复辟时期当过保安局头子；他强壮、孔武有力、精通各种武器、粗俗、喜欢开玩笑，这些特征在伏脱冷身上都得到体现。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就是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付梓前四个月，在别人的陪同下曾和这个维多克共餐过。然而，维多克毕竟不是伏脱冷，在《高老头》中倒更像逮捕伏脱冷的警察头子贡杜罗，而且在作者手稿上，这个警察头子原先的名字就叫维多克。在《交际花盛衰

记》中的伏脱冷倒具有维多克更多的特征。

说到底，伏脱冷多少也有点儿巴尔扎克本人的影子，如伏脱冷野心勃勃，蔑视法律和庸人；对年轻人善于说教，对女人总爱另眼相看。特别是，他有坚强的意志，幻想得到权力，既爱享乐又要当强者，这些不都有点像作者本人么。

上述三人物成了全书的主线。最初出场的是高老头，但他的悲剧需要一个见证人，即拉斯蒂涅克。读者是通过拉的眼睛了解全部故事的。高老头后来欣然把女儿苔尔费纳送给拉做情妇，开始在精神上把年轻人看成是自己的儿子，称他为“我的孩子”，拉则称高为“我的高里奥爸爸”。但应该说，真正对拉完成理性化教育的则是伏脱冷。作者也是借助伏脱冷之口，说出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许多充满哲理的见解。他爱拉，处处保护他，称他为“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但同时教唆他干坏事，甚至教他用暗杀方法，让维克多莉娜取得遗产，然后再娶她为妻。有趣的是，拉斯蒂涅克高出其师一筹，他不像伏脱冷从“外部强攻”，而是更狡猾更精细，他渗透进上流社会，从内部进攻，从而征服它。这里又再现了巴尔扎克的影子：巴尔扎克在生前也是不遗余力想进入上流社会的每个沙龙，装得像个公子哥儿，以征服贵妇人为荣。他一面玩弄、利用社会，一面却用手中的笔写出了《人间喜剧》，对社会作出了最严厉的控诉。

四

这部小说不长，却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受各国读者喜爱，历久不衰，因此在艺术上必然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和独到之处。

首先，小说讲究章法，情节安排十分经济。作者称之为“亮相”的阶段，仅仅发生在两天之内。从舞会归来的拉斯蒂涅克，高老头和伏脱冷的夜间活动，以及住客门在用餐时生动而有趣的谈话，都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第二天介绍了欧也纳如何挤入上流社会，最

初在雷斯托伯爵夫人处受窘，以及后来他拜访鲍赛昂子爵夫人时的情景。

第二阶段节奏要慢些，用了两个月。这期间，欧也纳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他一心想征服纽沁根夫人，但在伏脱冷的“开导”下，维克多莉娜的百万法郎对他也具有诱惑力。这时，第三阶段，也就是全书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阶段开始了。在一个礼拜之中，事件迭起。首先，米肖诺和布瓦雷伙同贡杜罗设下陷阱，伏脱冷只等塔勒费的儿子自投罗网。次日，先传出塔勒费儿子的死讯，接着是伏脱冷中风，后是老囚犯被捕。喧闹的一天过后，到了晚上，欧也纳由高老头领着去了他的新寓所。第三天，欧也纳成功地为苔尔费纳搞到一张去鲍赛昂夫人人家作客的请帖。又过一天，老头的两个女儿先后来看他，父女相见的场面十分悲惨，他痛不欲生，三天后就断了气。年轻的拉斯蒂涅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巴黎社会的启蒙教育，为作者的另一部新的小说作了充分的铺垫。

这部小说的戏剧效果十分明显。巴尔扎克先是把人物、环境烘托出来，然后再酝酿事件，逐渐铺开，最后爆发，再骤然收场。其中有一根线牵连了所有的场景，为它安排了先后顺序，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这就是拉斯蒂涅克。同时，高老头的情欲与鲍赛昂夫人的悲剧又给伏脱冷的说教作了修饰和补充。

从《高老头》的结构、章法和节律看，这部小说酷似悲剧，至少具有很浓烈的悲剧效果。

从小说的主要内容看，我们很难说《高老头》是一部描述父爱的小说还是一部说教的小说。作者取名为《高老头》是因为他是三个主人公（另两个是拉斯蒂涅克和伏脱冷）中唯一与本书同时结束的一个，而其他两人的生命还要延续，出现在其他新作品中。其实，这是一本通过父爱说教的小说，结果是，拉斯蒂涅克总结了两个精神上的父亲——高老头和伏脱冷的教训和经验，完成了巴黎社会的启蒙教育，脱颖而出，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单枪匹马向巴黎社会挑战了。

读者亦可把《高老头》看成是一部心理小说，因为该书出现的众多女人的个性非常鲜明，心理变化也非常真实；又可把它看成是一部“黑色小说”，因为有伏脱冷冷酷的性格，他的被捕和他的罪行作背景；通过作者对伏盖公寓及其宿客的详尽描述，还可把它看成是一部市民化的现实主义小说；高里奥的命运及其悲剧意义，又使我们最终可把此书归纳为哲理性小说。总之，读者无论把该书归纳为哪一类小说，都有一定根据，足见其内容之丰富，蕴义之深远了。

巴尔扎克本人是意识到这部小说出版后的真正价值的。一八四三年版本上的题赠便是一例。以往，他对每本书的题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例如把音乐氛围很浓的小说《朗热夫人》赠予大音乐家李斯特；把色彩很浓的小说《金色眼睛的姑娘》赠予大画家德拉克瓦；把隐喻小说与人之间关系的《驴皮记》赠予雨果。最初，他曾想把《高老头》赠给文学圈子里的人，如夏多布里盎，但最终还是把它献给了一位科学家，即热奥芙罗依·圣意莱尔。这个变化表明，巴尔扎克意在超越作品的纯文学观念，使小说亦能成为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进行科学分析的文字记录。

一九九三年五月

**献给伟大而光荣的热奥芙罗依·圣
意莱尔^①**

仅把此书作为对他的工作和天
才的敬仰的一个证明。

巴尔扎克

^① 热奥芙罗依·圣意莱尔(一七七二——一八四四):法国自然学家,他是法国开设这门学科的第一人,还创建了胚胎学。